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四七九號　原名：抗戰日報

重要啓事

一、報價從本年七月一日起，每期增為本幣一百元，每月三千元（郵費在內），臨時增刊不另增價。

二、各分店、分銷處，務於本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將後半年（七月至十二月）各該地區訂出的報紙總份數和報費（舊欠報費在內）一併寄交本科，以便寄發。

三、請各地讀者（不論增發或訂閱）轉閱後報紙除領導機關必留參考份數外，其餘均收交當地發行機關交郵局寄回本科，郵費由本科支付。

本報發行科五月六日

遺失聲明

本局郵工王明正同志在陰曆三月二十七日折羅五區任斤殿（北殿）看會時，不慎遺失晉綏郵政管理局郵政第一號舊名上面有布質抽章一件，除報上請求補償外，該抽章無論何人拾得均作廢，如有發覺假借該章活動者，即希詳加審查追回。

折羅郵局

招領啓事

我在石楞子附近路上拾到毛巾壹打，希失者前來認領。

分局管理股蔡桐啓

太岳呂梁我軍並肩作戰

解放汾城洪洞襄陵三城

攻克襄陵之役殲胡閻軍千餘

（本報訊）我太岳、呂梁人民解放軍並肩作戰，攜手並進，先後於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三、四兩日解放臨汾外圍之敵據點汾城、洪洞、襄陵三城。此為我旬日來繼鄉寧、大寧、蒲縣解放後，收復之第四、第五、第六座縣城，現臨汾已成一座孤城，而汾河西岸則除孤立之吉縣外，胡閻據點已全部被摧毀，前被胡閻敵頑侵佔之呂梁第十分區已與太岳解放區聯成一片。盤踞洪洞之胡軍三十師三十旅八十九團，經我軍殲滅，已倉惶向臨汾逃竄。據守襄陵之胡頑三十八師十七旅四十九團一部及閻頑保安十五團、保警大隊千餘人則全部就殲，戰果正清查中。

分局機關積極防旱備荒

担水種瓜六千五百苗

竭力執行「二兩米」運動，厲行節約

（本報訊）分局機關同志積極與旱災作鬥爭，担水搶種南瓜，目前已種下六千五百廿一苗，另有五百六十苗馬上可下種，並竭力執行「節省二兩米」運動，厲行節約。五月三日，邊區一級各機關，舉行防旱備荒及幫助駐地羣衆生產的座談會後，分局機關生產委員會及各灶管理伙食同志，討論了防旱備荒，節約及幫助羣衆生產等問題，接着便號召大家動手，找臨近有水的小塊地，保證每人担水種南瓜二十苗，大部份同志都熱烈響應了這個號召，而且普遍超過二十苗，共種三千六百八十苗，現在葉子都長了三四片。五月下旬，亢旱更為嚴重，又再次召開各生產小組長聯席會議，一致認為必須在思想上認識到旱災日益嚴重，決不容忽視，只有大力行動起來，才能克服這一嚴重危機，因此，一致決定除過去已捉苗的莊稼，要加緊澆水，保證不旱死外，並突擊在一週內每人再担水種南瓜十苗，本月三日檢查，又增種了二千八百四十一苗，另有五百六十苗已泡好種籽，挖好窩子即能下種。

馬佚班同志最積極

平均每人種瓜百六十苗

警一班未抓緊每人平均只種七苗

這次種瓜，表現最積極，種得最多的，要數馬佚班，他們在人少工作多只能擠時間的情況下，每人平均搶種了一百六十多苗，假如按最低估計，每苗收四斤，共能收六百四十斤，每五斤瓜頂一斤小米，可折米一百二十八斤，足夠一個人四個月的食糧。其次警衛二班每人平均種一百零七苗，通訊班每人平均種七十三苗，三、四班每人平均種七十一苗，一般平均都在三十苗以上。還有些同志計劃再買籽兒，盡量抽時間多種。但還有部份同志，漠視這個緊急任務，未能抓緊時間多種，如警一班每人才平均種上七苗，劉壯興等少數人一苗也沒有種。這次檢查會上，決定如在十天半月下雨，則抽出騾子耕地，突擊種上蕎豆；如一月二十天下了雨，則突擊種小日月穀，再遲則搶種蕎麥蔓菁。各種籽已準備好，一下雨就可行動。

五月份一灶注意調劑

每人每天節約米二兩五

二灶却平均只節約一兩五

在節約方面，實行了每人每天節約二兩米、減少吃麵額，按人數下米，注意，少剩飯，如剩下飯，下頓同新飯和在一塊或炒了吃。五月份結算下來，一灶每人每天平均節約米二兩五錢，二灶因雜務人員多，及未切實注意調劑，每人每天平均只節約米一兩五錢。今後如調劑好，少吃麵類，多吃幾次稀飯，每人每天可節約二兩米。[illegible]作也在換。行，現已減員十六人，[illegible]牲口六頭或賣[illegible]，家屬在村決定或分配工作，或參加生產，也決定減少。關於幫助羣衆生產，[illegible]翻了貧苦羣衆三十一個全工，幫修邁項二個[illegible]，把十一畝八分旱地[illegible]水地，[illegible]獸。

太原物價繼續猛漲

閻頑報紙供認：各項「措施」已無濟於事

（本報訊）據確悉：太原物價猛漲，人心極度恐慌。閻逆於五月十一日前在太原實行統制全城銀行，除軍隊可以自由買賣外，老百姓每人最多只能購買五斤。並下令：沒有半年食糧的老百姓不得在城內居住。每個「國民兵」須繳三石五斗米麥。五月十五日，小麥六十八萬元，三號粗布每疋十六萬元，而同月廿六日，小麥八十二萬元，三號粗布每疋七十六萬元，金價上揚更為猛烈，已達二百三十萬。閻頑報紙也在驚呼其危機嚴重，五月廿五日閻頑民衆日報說：「物價飛漲，一般市民用[illegible]歎，公敎人員叫苦連天，……各地因飢餓所發生的事件，一天比一天增加，……而政府的各項措施，雖然政令累頒，只是無濟於事。」閻頑復興日報亦供認：「老百姓餓肚子，公敎人員沒飯吃，二者合一便是社會的總崩潰。」（伯）

——解放襄陵之戰——

我勇士們奮勇猛撲

一刻鐘佔領了全城

（新華社呂梁前綫四日電）本社特派記者穆欣報導解放襄陵之戰稱：總攻在四日晨六時四十分鐘開始後，排砲雷鳴，全城籠罩在濃煙硝霧中，隱藏在堅強工事裏的南門守敵，妄圖頑抗。神勇的出砲手和工兵，立時將城門和堵塞的砂石炸得飛，為衝鋒號所鼓舞的「四零九」部隊勇士們，猛撲城內。互助組長鄭玉林為首的九班第七班七個戰士，迅即佔領城樓，俘敵二十四名，繳步槍二十六支，輕機槍三挺，彈筒一個。五分鐘後，七班長申永豪押送首批俘虜出城時，在火線上搶救傷員的担架隊員齊聲喝彩。九班班長——殺敵英雄申炳鈞同志，在指揮中光榮犧牲，激起戰士們復仇的烈焰，攻勢環城向兩翼伸展，頑匪像熱鍋上的螞蟻，東竄西竄，此際，「四零七」部隊亦粉碎胡頑抵抗，由東門攻入。經十五分鐘，即將全城佔領。衣衫襤褸的俘虜羣，正充塞街頭，解放了的市民帶着滿笑容開門出來。朝陽普照全城，槍彈聲漸趨稀疏，潰逃東郊的殘敵，在麥田裏像喘息的野兎，逐個落網。

李濟深氏

同情學生運動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消息：李濟深頃於香港接見華南報記者，對目前遍及全國之學潮有所評論。李氏稱：「青年們正以罷課進行著抗議飢餓和內戰，許多青年已流了鮮血，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應予以同情。此事證明知識份子中有良心者佔絕大多數。」李氏於回答為何飢餓威脅全國時稱：這都是「反動統治集團實行的武力統一政策」所招致的。

搶劫行兇暗害我幹部

郭文燦等三人判處死刑

（孝義訊）為我俘虜復釋之前閻頑「奮鬥團」排長郭文燦、排長任恩富、士兵田近保忠三人，奸心不死，仍潛伏三區搶劫行兇，已為我民主政府再次緝獲判處死刑。該三犯在我解放孝義時被俘，釋放時曾表示決不再與人民為敵，釋放後即潛身三區仲家山任恩富家中，陰曆二月十三日，郭、田二犯在城北北孝堡，冒充我軍，強抓騾車一輛，至偏店附近將車夫王顯元捆住，口塞手巾，奪去邊幣二萬元後即推入水井，並向井投石（幸井水甚淺車夫未死得救），帶夜趕騾車至屯車頭張之玉（去冬由孝義城逃回之閻頑「奮鬥團」排長）家中寄存，把騾子兩頭拉至任恩富家隱藏，後經車夫向我政府告發，及張之玉自動告白，於次日下午即將該三犯緝獲，經審訊均供認不諱。另據調查及任恩富供稱：該犯曾以手榴彈在仲家山閭炸死我區幹部三保林未中，向敵告密捕捉走我敎幹部等四人，帶領頑軍抓捕我游擊隊長申林山及申必元文、閭長馬猴小，並逼得申元文得病而死。去年九月又搶孝義縣商人八萬元，白洋四元，在西盤糧搶酒店一家。我政府為民除害，將郭、任、田三犯判處死刑，張之玉，因自動告白，予以寬大處理。（王哲）

西北解放軍反擊隴東

殲滅蔣胡軍近二千人

收復華池縣及蔣台、元成兩鎮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一部，上月三十日突然出現於蔣胡軍侵入之隴東地區，同時向華池縣（原悅樂鎮）及該城北四十里之蔣台鎮、以南之合水城等蔣軍三座據點展開反擊，據初步戰果，已殲滅蔣胡軍近二千人。盤踞蔣台者為蔣軍馬鴻賓部之八十一師暫六十旅一七九團（缺一營），經五小時戰鬥，即全部殲滅，計殲敵一千三百餘人，其中生俘團長以下八百餘名，繳獲迫擊砲六門、重機槍十二挺、輕機槍三十六挺、六零砲六門、步槍六百餘枝。華池守敵為蔣軍騎兵第二旅第三團（缺半個連），經人民解放軍一次衝鋒，即將該城收復，守敵無一漏網，人民解放軍僅傷亡二十人，是役，斃俘蔣軍五百五十四人，其中生俘其副旅長陳應權、團長汪雜等以下四百餘名，繳獲戰馬四百餘匹、迫砲二門、重機槍四挺、輕機槍三十餘挺、步槍三百餘枝、子彈六萬發。駐守華池北八十華里之元成鎮蔣軍聞警，慌忙逃竄，該鎮當告收復。人民解放軍另一部則於二十九日將佔據合水城之蔣軍馬步芳部八十二師騎八旅第二十四團及蔣記甘肅保安大隊壓縮於城內，駐慶陽之該旅步騎一千三百餘人曾出增援，當被人民解放軍在合水城西南七里之魏家溝一帶完全擊潰，僅戰馬一項，即斃傷其三百餘匹，繳獲二百餘匹。慶陽等地蔣軍又作二次增援，部署全趨混亂，人民解放軍以預期目的已達，已撤離合水外圍。

尋人

王[illegible]：興縣人，三十七年參加[illegible]……三十八年[illegible]……

[illegible]

河曲七區檢查生產備荒

加強領導改正自流

發動群衆多種山藥南瓜、克服單純依靠公家思想

（河曲訊）上月中旬，七區各個區村幹部會議，檢討生產備荒工作。入春以來，幹部多半在貸款工作中口頭上號召，叫「好好生產」，實際組織工作卻做的很差，對貧苦羣衆的生產情形，只能說出個「大概」或「差不多」。四月間旱象日益嚴重，羣衆已經發急了，但領導上還認爲不是「緊迫」時候，說「不要緊」。直到五月初，一區上給各村寫了個「檢討檢查」的信，既沒有從思想上提起大家重視，也沒有具體辦法，所以村幹部都沒認眞搞這個工作，認爲貸了款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爲了應付任務，有些幹部就走馬觀花的向各村跑了一趟；如草坪村長郭四小兩天半功夫，做了四個村工作（旅程六天）。有的在村裏跑跑，有的來解決問題；農民就不問一見了貧苦農民，就問一下：「糧夠不夠吃了？」或者說「缺多少？」「要緊？」「咱們沒有夏伏！……」完全忽略了組織羣衆節約備荒，因此助長了羣衆依靠公家的思想，不去積極的同旱災作鬥爭。近五區的不曾講兩個自然村，至今還未耕種。各村貧苦羣衆因缺勞力，沒安種的地也很多。檢討這些情況，會上決定目前主要工作是防旱備荒，應動員一切力量從這個工作。具體辦法是：一、抓緊組織羣衆多種南瓜，多掏陰坡地種山藥，並進行檢查種子。二、發動羣衆互相調劑小日月籽種，又從義倉內撥出一部份糧食，到岢嵐調換。三、對缺乏人畜力的貧苦農民，在自願原則下組織變工，應救濟羣衆，幫助他們安插。對老弱孤寡，幹部應帶頭，幫他們種些瓜菜。四、整理新舊義倉、軍火田、鬥爭果實等，繼續解決貧苦羣衆備荒生產中的困難。五、提倡節約，計劃吃糧。在進行以上工作時，隨時向羣衆宣傳旱荒的嚴重性，打破羣衆中單純依靠公家的思想，發揮羣衆力量，去戰勝天災。（王明風、張志功）

河曲二、五區幹部羣衆

送子弟參軍

（河曲訊）二區樺嶺偃村村長劉晨斗同志自動勸說其二弟參軍。他的帶頭作用，影響了中農劉大富也說：「幹部今天還送弟弟參軍，我也願勸我的兒跟上一塊參軍去」。（薛應辟）

（又訊）五區小王家塌王治全，一生受地主剝削，貧困異常。自新政權建立後，經過清算，翻了身，贖回和去冬土地改革，現在已有了二十二垧山坪地、大小兩頭驢。這次他聽到政府號召參軍，就跑去和中隊長說：「我聽說政府號召參軍，願叫我兄弟參軍去，我兩人一人生產，一人打反動派都能照顧下了」。幹部聽了就和他的母親商量，他母親聽了一口答應。第二天母子三人就到了村公所，把王選全送到區裏報名參軍去了。（李霖）

孝義新區群衆

積極恢復生產

（新華社呂梁三日電）孝義三、四、五、六等區自解放後，農民得到土地，情緒高漲，廣大地區現已積極恢復生產。四區寬鎮村全村二千五百畝土地，麥子、豆子等早田就種了一千畝。復員軍人侯尧除種了分得土地外，還開荒地三畝多；翻身頭等七個自然村種了麥子二千畝以上，莞豆等也種了二千五百多畝。翻身頭和豇豆兩個自然村羣衆，給八戶貧苦抗烈屬包耕一百二十畝地，許多婦女也首次隨着丈夫或兒子下地[illegible]。（戈）

興縣一完小廿八位同學

派赴工廠及醫院工作

（興縣訊）一完小同學，聽到行署號召大家做技工的消息，都興奮極了，幾個正在河灘開荒的同學，趕快回來報名。幹部子弟郭全德、武零零、閻可奮等一致表示：「老百姓把咱們養到這麼大，應該給人民們做點事，打垮反動派，能很快學到技術」。女同學也要求去當看護，學技工，也要求去學看護。二十八個男女同學都興奮的到工作崗位上去了。臨行前，十二三歲的女同學常瑞鈴、王愛蓮幫助武零零把一張很髒的褥子洗淨，張鳳仙等連夜幫助趕縫鞋子和被窩。幾個女同學提出照顧可奮的小弟弟：「你放心去吧，小弟弟我給你照顧，保險比你照顧的周到！」（王積連）

從公糧抗勤各方面欺壓群衆

政權大部爲地主掌握

五寨「模範村」東秀莊

（五寨訊）會被稱爲「模範村」的四區東秀莊，至今政權卻大部還掌握在地主富農手裏，貧苦羣衆沒有眞正翻身。由於該村在抗日戰爭時期對敵鬥爭中，湧現了一批英雄幹部，在四四年時，減租運動和四六年土地改革中，清算了大地主德國與七百餘垧土地，並「順利」的分配給羣衆，於是大家就認爲該村土地問題基本上解決了，羣衆發動了，「公認」東秀莊是個「模範村」。直至這次工作團在該村進行了近月的土地複查，才發現掩蓋在「模範村」後面是有很嚴重的問題的，主要的是過去錯劃了成份，使地主富農得到合法的掩護，並乘機潛入了村政權。該村共有十九戶地主、十戶富農，而過去只劃了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其他一律都劃成中農。在全村十四個幹部中，他們就佔了九個，從抗聯主任到村書記、領隊小組長。他們利用工作地位，從各方面盤剝和欺壓羣衆，如公糧負担，像石家五個地主、一個富農，沒有一個比剛得到土地的農民李紅世出得多，地主石玉北還是免徵戶，石宜北只出了幾升，而李紅世就歷了三石六斗。地主張德貴在當主任時，只出了六斗公糧，而給貧苦農民石拴定了一石六斗，因他出不起，張某就把他押了窰子，逼的他活活的氣死了。村裏共有九個農民被催討公糧，押過窰子和吊打過，而地主拖欠的公糧，直到現在還有二十餘石，甚至有的減免了。在抗勤負担上，新政權建立以來，他們沒服過一次抗勤。全村一百一十戶，地主富農和民兵幹部就有五十餘人根本不服抗勤，使抗勤完全壓到貧苦農民身上。至於歷年來的鬥爭果實，也在地主操縱下完全給佔去了。他們自作主張，把鬥爭果實入了「合作社」基金，唱道情鬧秧歌，亂挪用，亂移借，結果果實全落入他們的腰包，貧苦農民沒有得到絲毫的實惠。四四年清算出「德業興」的土地，被分了三等：區村幹部得第一等，民兵積極份子得第二等，農民得第三等，這樣好地都給幹部民兵分去了，貧苦農民得到少數的壞地，所以羣衆貧困的還居多，至今還有二十四戶農民無屋可住，終年寄居於山崖上，沒鋪蓋和缺衣穿的就有四十餘戶。現工作團根據這些初步材料，正深入發動羣衆，向地主階級進行澈底的清算。（李占林）

嵐五區偏僻小村官道溝

化形地主王根柱陰謀失敗

三八年即由岢嵐遷移官道溝、最近煽動鬥爭企圖逃避清算

（嵐縣訊）據劉立濱同志報導：化形地主王根柱，隱伏五區偏僻小村官道溝多年，最近提倡對羣衆清算和轉移鬥爭，煽動了一場對村主任劉黑則的鬥爭，被區幹部發覺，陰謀失敗，地主面目暴露。王根柱，原籍岢嵐王關溝人，三八年爲逃避抗戰負擔，即遷移官道溝，偽裝「窮人」，後在該村買下七十多垧地，以新翻身中農姿態迷惑外人。該村主任劉黑則熟知王的底細，去年曾和行政幹部說過王的歷史，但未被注意。後來王某知道此事，懷恨在心，時刻圖謀將劉趕走或打下去，遂拉攏被村主任揭發過貪污行爲的劉庫生和行爲不正派過的李春小二人，捏造事實，向區幹部控告劉黑則，並暗地佈置鬥爭。四月二十二日，區村幹部到該村召開羣衆會（該村共八戶人家），先提出討論春耕問題，王李等即搗亂會場，說是「春耕困難不能解決，先解決幹部問題吧」，羣衆一聲不響，李春小就說：「現在上級就是叫給幹部提意見哩，你們不提，我提！」於是他就捏造了一堆事實，說村主任是個偷人鬼——四二年偷過路軍人二十斤鹽，又偷過地主劉黑則鐵鑼，領導紡織貪污，強姦王根柱媳婦等。李春小說完，他家和劉庫生的父母婆姨們都出面作證，並齊聲喊「打」。此時區幹部看到其他羣衆不表示意見，知其中必有緣故，當予糾正，並向羣衆解釋：「村主任有缺點，大家有權批評；但事情一定要眞實」。當晚散了會，區村幹部到羣衆中調查眞相，洞悉了地主的陰謀詭計。後回到行政村召開各自然村幹部會議，研究該村此次事件，大家認識了地主的奸狡，仍將問題交由羣衆解決，羣衆對地主王根柱進行了初步的清算。

（興縣訊）一區新窰上村富農楊國斌，是四四年從岢嵐遷移來的，將家裏的土地賣光了，假裝成窮苦人，每年吃貸糧。去年因爲沒搞清他的成份，以貧苦農民看待，還分給三十垧地、一眼窰。這次檢查貸款，幹部發現這一問題，專門派人去坑塘坡「追根」，考查清他是封建富農。羣衆在大會上揭發他的偽裝陰謀，將分給他的窰地全部收回。（邱建芬）

一中醫生趙立城夫婦

包庇地主隱藏財物

趙妻由羣衆處理趙逆政府追究

（新華社呂梁三日電）一中醫生趙立城夫婦，包庇地主隱藏財物，引起羣衆不滿。中陽五區金羅鎮地主喬變樂在此次羣衆鬥爭前，百般設法轉移隱藏財產，叫他三女婿的外孫，打發十餘次，以請醫爲名，往來趙立城處，陸續將貴重財物藏匿趙家。經羣衆發覺後，由清算委員會及民兵等前往詢問，趙某夫婦堅不承認，賀春英並威嚇羣衆，說地主喬家保存有她的包袱子等存物，要政府給她要一回。羣衆當即報告一中校部，校方着人查問趙立城，並會同羣衆查看其居室。當發現大批藏物：計金條八根、金鐲四個、金戒指一個、金耳十一對、白洋二十四元、大烟一罐、十大幅小綢彩衣料二十件、皮襖一件、半角一塊等珍物，賀春英尚有一部財物堅不說出藏處。羣衆當將賀春英扣送當地政府繼續追究，趙立城亦由一中校方決定交由羣衆處理。按，賀春英係漢奸賀永春之妹，賀永春曾任日偽離石縣區長，現在太原爲閻偽充當爪牙，賀前夫亦係地主，賀與趙立城結婚後，公然反對土地改革，散播謠言，誣蔑政府。（經緯）

地主胡獻瑛

轉移財物被追回

（新華社呂梁三日電）中陽五區金羅鎮惡霸地主兼一貫道頭子胡獻瑛夫婦，用盡計謀，化整轉移財產，經羣衆發覺，已將發現分散隱藏之大批財產分頭追回。計藏在胡家崖村胡二子家象牙筷子七雙、銀子一百零二顆、珍珠二付、金鐲一對、珠帽一頂、六頂耳鐲、金戒指及包金一斤、衣服一包，藏在本村地主韓銀德家一塊金子、一包衣服各一包。藏在米陽生家棉衣九件。藏在羣衆家三十元、一百三十元。現金羅鎮的男女老少自動起來監視地主財物，非常嚴密，以防止地主逃跑。（經緯）

五寨前所村複查土地中

訂正地主賈斌武成份

羣衆奮起鬥爭紛紛控訴

（五寨訊）前所村複查土地中糾正了錯定爲中農的惡霸地主賈斌武的成份，並澈底發動羣衆向其進行了清算。賈斌武是多年惡霸地主，欺壓羣衆，稱兒霸道，村裏八十歲的老人，他見到也是隨便指點，喝叫小名。舊政權時期，閻顧騎一軍住在他院中，他便藉勢亂砍村中樹木，並逼令羣衆往他院中送柴燒，除閻軍用了一部外，剩下的乾柴，他家就燒了幾年。日本人來後，賈某當了僞閭長、僞村長，勾結敵人，殘害人民。他家養着馬子，專供敵人追捕民夫之用，農民徐三被馬追的吐了血，胡有德弟兄兩被追的幾乎沒有回來，德的破產。羣衆對之恨入骨髓，去年曾自動起來鬥爭他，清算出三百多元白洋。但在該村工作的幹部，說賈某是中農，不算該村鬥錯了，便強迫叫「糾正」，並向羣衆賠償。賈某鬼計多端，原來清算時，把地實的幫下十多垧，解放後，把地賣給窮人，以「積極生產」的姿態，騙了幹部。這次複查中深入發動羣衆，從歷史上賈斌武的成份，羣衆紛紛控訴他的罪惡。貧苦婦女十二家兩個孩子，沒給工資，他還霸走了二垧地。她的哭訴，激起了許多婦女憤慨，在鬥爭會上，賈某先偽裝欺騙，以「我把你們什麼賴皮，你們倫什麼」，又要起賴皮，「我是中農」。羣衆說：「由你們吧！反正我是中農」。以後，羣衆的憤怒燃燒起來，堅決鬥爭，農民徐三、胡有德等四十餘人，揭穿了他假八路軍名義的陰謀：「你把我們的罪惡，相繼伸訴，破壞了賈斌武欺騙剝削羣衆及勾結敵寇的苦人的東四倫走了，假說是八路軍倫走了……」「你把我們羣衆會上更揭露了他僞裝中農的鬼計，一致宣佈他是惡霸地主。並清算出十八垧半地、九間半房，另衣服農具一部。（梁山、尚武）

東北我軍不費一彈
連克清原新賓伊通
撫順重地已暴露於我巨大攻勢矛頭之前

（新華社遼東前綫三日電）東南滿民主聯軍今日（三日）不費一彈，收復清原、新賓兩縣城及新賓西之蔣軍據點永陵街，守敵棄城四竄，我軍正分路追殲中。上述城鎮杜聿明曾特以作四犯遼東解放區之屯兵場，未及八月（去年十月上中旬由蔣軍五十二軍侵佔上述各地），今又重歸人民之手。現瀋（陽）吉（林）綫吉林以南清原以北稜段，及四（平）梅（河口）綫，除僅殘存被民主聯軍圍困之西安孤城外，廣大地區已全獲解放。瀋陽外圍之重要戰略據點撫順及其以東之營盤，已完全暴露在林彪將軍部隊巨大矛頭之前。

（新華社東北前綫四日電）東北民主聯軍一部，二日收復伊通縣城。該城位於長春以南一百二十餘里，守敵棄城竄逃。按伊通係於去年五月二十一日爲蔣軍七十一軍侵佔。

侵入沂蒙區困難重重
蔣軍面臨被殲命運
敵後我軍不久將與正面主力夾擊蔣軍

（新華社華東前綫三日電）本社特派記者非軍報導：過去十個月，華東人民解放軍共殲滅蔣正規軍四十個旅，現在蔣軍在華東機動兵力僅有十三個整編師共卅二個旅，但自七十四師覆滅後，蔣介石認爲可靠的部隊只有第五軍和十一師兩個嫡系主力。雖然蔣介石冒險採用所謂「空心戰術」，但他還不能不以與機動兵力相等的部隊守備侵佔城市和交通綫，而守備之蔣軍大部已陷入游擊戰爭火海。如果說在泰安戰役前，華東蔣軍還保持相當數量的機動力量，那麼自泰安戰役後，蔣軍機動力量，迅速地大批喪失了，僅僅在廿天內，蔣軍有兩個整編師（七十二師七十四師）全部被殲，另有六個整編師部份被殲，總共被殲約八個旅近六萬人的兵力。戰爭主動權開始逐漸轉移到人民解放軍手中。現在開始侵入沂蒙山區的蔣軍，在七十四師覆滅後，圍困集結，已遭遇重重不可克服的困難：第一、由於兵力過於集結，側翼愈加暴露，愈易遭受殲滅，而側翼是雜牌部隊，更是人人自危，因雜牌軍一旦被圍時，蔣嫡系軍雖近在咫尺，亦絕不增援，川軍七十二師全殲於泰安，即係一例。第二、由於兵力收縮集結，愈不能包圍人民解放軍，相反人民解放軍更加能縱橫自如，到處選擇弱點殲擊，即使蔣軍主力集中一起，人民解放軍也隨時可以擊破而殲滅之，最近一戰臨（沂）蒙（陰）公路背陀寺膺石溝，再戰孟良崮，便是明證。第三、蔣軍由於兵力不足，後備枯竭，除拆東牆補西牆外，無兵可調，而維持其進攻也好，收縮防禦也好，總是有許多缺口，沒有兵力塡補，例如膠濟路自萊蕪戰役之後，迄今近三個月，蔣軍無力打通，濟南已兩次成爲孤立的危城。第四、蔣軍愈把兵力集中第一綫，後方便愈加空虛，則愈受解放軍游擊隊的威脅，現在津浦、隴海兩條大鐵路綫，只有少數雜牌軍和幾個殘破的蔣僞軍担任守備，僞吳化文新十師六個團即將守寧陽、滋陽、曲阜、濟寧、鄒縣等城市及許多交通綫。至於隴海路以南長江以北的蘇中解放區內，蔣軍兵力尤其薄弱，蔣後的游擊兵團即將積小勝爲大勝，在大部份地區完成掌握主動，不久將與正面主力形成兩面夾擊蔣軍的態勢。第五、蔣軍深入老解放區，交通運輸糧彈供應愈加無法解決，特別是魯中沂蒙山區，綿延數百里，除幾條崎嶇狹窄的公路外，車輛不能通行，雖蔣軍可以依賴搶劫，但現亦無物可搶，人民早已徹底空舍淸野，所以蔣軍不但在被包圍時完全斷絕飲食的來源，即在尚未被包圍時，亦瀕於絕境。總之，不論蔣介石集中多少部隊，採用什麼戰略戰術，如果蔣軍不及早起義，不自動放下武器退出內戰，便一定要與七十四師同樣的毀滅。

蘇中蔣「淸剿區」內
六千羣衆反蔣大遊行
蔣政權人員聞風鼠竄蔣軍亦不敢出動

（新華社華中二日電）（遲到）五月三日，泰縣以南「淸剿」區內之泰縣雅周區黃夏鄉，爆發六千餘羣衆反蔣示威大遊行，蔣政權人員聞風逃竄，蔣軍亦未敢出動。該鄉與蔣佔區僅一河之隔，七個月來，遭受蔣軍百餘次洗刼，鍋灶被毀，戶無存糧，但人民堅決不屈，無一人自首，無一戶繳捐，蔣軍乃下令：實行工作不能推進，聲言一家殺一個，以示「警戒」。羣衆聞訊憤極，乃組織起來進行自衛。二日淸晨六時，各戶十歲以下兒童及不能行走的老人，均向安全地帶轉移，留下的六千多青壯男女，成立「保命、保丁、保田、保豆收」之四保大隊，另由民兵組織精幹的糾察隊。三日晨，四保大隊列成數路縱隊，每分隊一面大紅旗，一面大纛，每人手拿釘耙鋤頭，浩浩蕩蕩，直奔游（一安）南蔣佔區，沿途千萬隻手揮舞，千萬個喉嚨怒吼，蔣軍蔣記鄉保長見此聲勢，驚駭萬狀，紛紛奪路竄逃，羣衆隊伍在後追趕，高呼活捉（當地叛逃份子士蔣頭子），吼聲震數里，當即捕獲未及逃跑之蔣記鄉保長二十餘人，就地公審槍決一名。行至祖師廟附近時，當地最頑強之兩個「還鄉團」員已逃竄，羣衆乃將其房屋拆除，被搶過一隻鵝蛋的拿兩片瓦，一隻鵝的拿一條椽子，一隻豬的扛一根木頭，頃刻間，十數間大瓦房化爲烏有。遊行行列至下午始發隊勝利回家。

編餘蔣軍下場慘
流落街頭討飯吃

（新華社華中四日電）綜合各報訊：受蔣介石利用後又被拋棄的蔣軍軍官及士兵，下場極爲悲慘。曾參加盧溝橋作戰之第二十九軍過治安部編餘軍官，生活無着，由曾任旅長之韓緇讀率領，組成無職軍官請願團，現在南京沿街行乞。抗戰中名聞全國之「四行孤軍」，現散居上海者，生活痛苦，衣衫襤褸，兵不像兵，民不像民。春天以來，每天僅吃兩頓稀飯，幾度請求做碼頭工人，竟遭蔣政府拒絕。抗戰中被俘留日之蔣軍回國時，蔣政府僅撥給每人十五萬蔣幣的遣散費，而彼等籍隸華北及邊疆各省，大多數均無法回家，現部份居上海國立音樂學院，一切當光賣盡，每天僅靠當地人民供給少數糧食度命。至於因作戰而殘廢者，命運更其悲慘，在號稱「國際都市」之上海馬路上，到處可見斷足斷手身穿破軍裝之傷兵，沿地行乞。蔣政府對死者家屬更毫不照顧，曾在蘇北內戰前綫戰死之蔣軍連長馬芳廷（關東州人）之妻，自馬死後，到處奔走，官方推諉延宕，致使所遺二子，因生活困難，先後死去，現伊只好投遞婦孺救濟總會求救，狀極悲慘。

加斯貝利政府排除左翼政黨
激起意全國工人怒潮
托格里亞蒂斥加氏此舉是非法的

（綜合報導）自加斯貝利宣佈成立所謂「淸一色」政府，並由政府中排除左翼政黨（社會黨與共產黨）代表之後，首先在意大利北部激起了憤怒的浪潮，米蘭及其近郊各大工廠的工人，均舉行抗議大會。[illegible]

四強審議對奧和約委會中
美英破壞波茨頓協議

（塔斯社維也納訊）由蘇、美、英、法四國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於五月十二日在此間開始工作。遵照莫斯科外長會議之訓令，此一委員會是要來審議奧國和約中尚未協議之各條款，並向外長會議提出報告。[illegible]

蘇中蔣僞
圖大規模搶糧

[illegible]

正義的譴責
憤怒的行列

（南京通訊）

五月十五日，南京中央大學，音樂院、劇專等學生四千餘人舉行反飢餓大遊行，他們手執各種旗子，上書『我們要吃飯』『我們餓的不能上課』，有一面旗子上畫着一隻空飯碗，還寫一個大大的『餓』字。

九時三十分，行列抵教育部門口，那裏早已戒備森嚴，警車上滿載武裝警士和憲兵，教育部的鐵門緊閉，職員們都已走了。學生們高呼：「朱家驊快出來，不要擺架子！」裏面毫無聲息，學生們湧而進。十時三十分，朱家驊匆匆由外面回來，立刻被學生包圍了，他強作鎮靜的跑到樓台上『訓話』，但當講到『一般老百姓多麼辛苦』一句時，學生一致高呼『爲什麼要打內戰?!』『不要說廢話！』旁邊石柱上立刻出現了『朱門酒肉臭』的標語。

十二時十分，遊行至行政院，王雲五出現在學生面前時，面色沉重，學生一致要求增加副食費及教育經費，王表示『沒有錢，預算不夠。』學生們高聲質問：「爲什麼沒有錢？」王狼狽地答以『無權答覆，』『頭可斷，也無可答覆。』

當學生代表上樓繼續談判時，宣傳組的同學馬上在行政院內展開了宣傳工作，『行政院』金字匾被『民餓官肥』四個大字蓋沒了，屏風上畫了一個胖胖的官員和一個乾瘦的學生，並寫着：『肚子太大，中間裝的是什麼？——民脂民膏！』橫批『反對飢餓教育』。會客室門上，有粉筆詩一首：『黃金美酒萬民血，玉盤佳餚百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歡聲高處哭聲高』。劇專學生在院內演出『內戰英雄』『社會賢達』等活報，表演『內戰英雄』的同學，身穿美軍卡嘰，臉黑眼鏡，雙手放在背後，大搖大擺，全體即手指高聲齊唱：『你！你！你這壞東西，市面上日用品呀，你一大批一大批搬上戰場去，你這批壞東西，該槍斃！』表演『社會賢達』的王先生時，同學們一致對王雲五發出噓聲。

五時談判無結果，同學們整隊回校，一路高呼：『我們要留最後一口氣，最後一句話，待將來發抒。』

（新華社陝中電）

尋人

[illegible]

一九四三年河曲光明村的大批僱貧農是怎樣餓死的？

（投機份子、叛徒李敬庭在二中的坦白）

編者按：河曲光明村，是一個只有四十六戶人家的小村子，但在一九四三年一年內，即餓死了僱貧農十多個人。該地是在四〇年時被我軍解放的。原來敵偽統治人民的村公所，除村長胡登潔一人逃跑外，其餘即封未動，新增一個富農嚴有滿當村長，就成了「新政權」。這政權就是這樣變成「新政權」的。到四三年後，村政權還是由下列這些人掌握着：村長張天德「黨員」，惡霸地主，「支書」像村公所書記張渥，地主，本人是閻頑訓練出來任偽村村長的，他是舊政權的老書記。中隊長富農，農會秘書富農，還有一個就是李敬庭，本人是個流氓。當日寇佔領偏關時，他即投敵，曾任過敵方「宣撫分班長」，及「准尉隊長」之職。後跑回來，又由區委派他回光明村工作，在村中權力很大。四四年又由張渥介紹他入黨，（張渥後逃跑投敵，是由李敬庭介紹的）。從四六年下半年到現在，由李敬庭擔任村長。就是這一批舊政權的萬惡統治階級，在某些縣區幹部的包庇與合法承認之下，組成了「新政權」的統治者，他們無惡不作，橫暴殘害人民。僅在四三年一年，就有十幾個僱貧農死在他們的手中。這一幕慘劇，實令人看了萬分痛心！同時，這也可以看出，我們過去是怎樣來建設政權和鞏固了什麼樣的政權呵！光明村並非獨一無偶的例子！恐怕其他的地方，還有不少的「光明村」！特別是在新區呵！下面就是李敬庭的一段自供。這僅是他們為非作惡的材料的一部份，而且是輕描淡寫出來的。

三十一年和三十二年是遭遇兩個年荒。所以三十二年春上就有很多人家沒吃的。這時候政府給撥了三石救濟糧，縣政府並派王科長（王振華）來負責貸放。村公所從蔡家坪款了回來；（糧不夠，這補了四十斤糧票）這時村長張天德就問我：「這糧怎貸呀？」我說：「反正是貸給沒吃上的人嗎吧！」他又說：「給了窮人將來要糧也還不下！況糧也不多，給他們也解決不了問題，我看還是借給那能還起的人家吧！」我也就說：「對的！給了那些「窮猴」他拿甚還你吧！」我說完君上鎖就到了地溝；王科長也就靠了幹部，就由張天德一個人負責了。張天德和張渥兩個人讓村警把斗刮子砍成彎的，盤一斗頂多有八升，就那樣發出去了。後來張天德對我說：「糧是發完啦！還「長」下五斗！」我就問他：「三石的數字「夠」吧了？」張說：「夠啦！」我就說：「要是三石的數字夠了，「長」下的那你看吧！」張天德低頭一思謀，馬上又對我說：「咱們打了「平伙」吧！」我說：「可以，由你吧！噢！誰給做了？」書記張渥插嘴說：「就奉姆村長「伙計」（張天德串的那個女人）那裏吧！」就這樣通訊員送去，連書記的「伙計」也叫去，連兩個通訊員，共七個人；除我以外，他們六個人全抽大烟，就換了些大烟兩根洋烟槍輪的抽開了。前半夜吃了一頓「豬肉燴菜燴飯」，半夜裏吃了一頓「燉肉烙餅」，臨明時候又吃了一頓「涼粉」；「長」下的這五斗糧，和四十斤糧票，就這一夜吃完啦。

就在放了救濟糧的這一年，四十六戶的光明村就餓死十個人，我把這十個人死的情形談一談：

張省祥

是給地主劉開和營過六七年長工的一個貧農，是老老實實的好受苦人，就在發救濟糧的時候，他要求借點，村公所沒給，就哭上回了家裏；家裏人也全哭，餓了一天。第二天還是沒吃的；嘗胖子勒緊了褲帶，在路上以野草充飢，餓地沙了，騙了半天，餓的不行，又哭上回來，回來還是沒吃的，哭的和全家人說：「哎呀！老天就是叫咱死呀！」就這樣的躺到炕上，病了。剩下了一個人吃糠吃也不能吃下去，他是一口也吃不進去了，過了五六天就餓死。

張毛旦

是個瞎子，家中只有一個老母，因為是瞎子，不能勞動，把原來家裏有的一點東西也全賣完啦！沒有吃上的，聽見村公所發糧，七十多歲的老人扶上拐棍到了村公所借糧，老婆一進門，村長張天德就喊：「這個老婆！你「瞪眉豎眼」來我們這裏幹甚？快死去吧！省下「作害」（糟蹋的意思）那五穀！」這老婆就哭着說：「村長先生們！你看我們娘兒倆，緊等餓的死呀！把那糧也打發上我幾顆吧！」村長就說：「你來的太遲啦！前兩天發糧你幹甚去來？」這老婆正開口說話，我看見他穿的稀巴爛，「口歸」的不行，就下炕來就往門外推：「快快！快出去吧！你個綁擋人家來這村公所跑甚？你要糧，那不是瞎鬧嗎！借了你拿甚還？唉！你七八十的人咋還不死了！我也給你「登爲」喇！」這老人被我推到門外後就哭上走了。在村公所的人，全聽見他哭所說：「哎呀！這要能死下啊！」回了家裏母子二人抱頭痛哭，沒一點吃上的，把皮襖的毛也全吃完，不久，母子兩個全餓死。

張來喜

的媽媽也是七十多歲的人，來喜子弟兄兩個這年全跑到口外，家裏沒一點依靠。和富農張金喜住的一個院；住年家，是給張金喜家攙扇羅羅麻布子，做些零碎營生，張金喜只給管兩頓飯，這一年，張金喜就不管給了。村公所把救濟糧發了之後，他扶了拐棍子也來村公所要求借糧，我們又是照樣碰了回去；這老婆一走，我們幾個人就說：「像這號老婆，誰不早些死了，活的不條藤！」老婆回去向張金喜討吃也討不下，以後餓的走不動啦，出來進去就是爬，張金喜的院子裏連雜草也沒，只是磚縫縫裏長的些青草，這老人就每天爬出來以青草充飢，最後一次爬出來就再沒爬進去，死在炕台上。死了後，手裏還緊緊握着一把青草，嘴裏還嚼的一口，就在這時候，富農張金喜賺了這救濟的三四石米。以後張來喜弟兄兩個全從口外回來，實在「落後」的不行；我就跑去「教育」他們：你弟兄兩個好好的回窯吧！新政權對窮人同是「不賴」？我一說完，來喜子就給我硬硬地碰了個釘子：「好發明！我們到是財主？為甚還餓死了？」我馬上就火的不行，再也沒有理他。以後往區上報映：「來喜子是從口外回來，背說破壞話，可能是「特務」」等等，對村「幹部」們也是說來喜子「有問題」。

張鎖小

是給地主劉開和營攬了一輩子長工的貧農；這一年已是六十大幾歲的人了，因為苦重，六十來歲那年把眼熬瞎，被地主劉開和開滑出來；回了家裏甚也沒有，一個兒子還在口外做工。張鎖小老漢被劉地主開滑後，經常一個人哭哭啼啼一句話：「老牛力盡刀尖死！」因為張老漢為人好，開頭幾年，鄰居們還給送些吃喝，到這一年（三二年）鄰居們連自已也顧不了啦！所以張老漢有時竟一兩天吃不上一口，經常挨餓。就在發放救濟的那幾天，好心的鄰居去對張老漢說：「村公所放糧救濟呀！你和窮人不一樣；年紀大又瞎了眼，沒人養活；你去給他們開個口吧！多少他們總會給你點。」他就摸着到了村公所，結果我們也顧回去，沒給一顆。以後出去討吃也討不下，餓的不行，要[illegible]死，走到半路再走不動了，睡在地下就再沒起來。老漢死後，他的本家們就把他裝在一個爛櫃子裏埋了；埋的不深，讓狗拉出來吃了。前年他兒成拴子從口外回來，我就對他說：「成拴子，你也是個攬工漢，當時我看你還不錯，好好「給」新政權幹吧！」我還沒說完，成拴子劈頭就說：「我不尿他它，再受上二十年苦，頂多把我也餓死打！」我心裏頂恨上他了，以後對其他「幹部」說：「成拴子可真是個「二流子」！」

張三毛旦

這一年（三二年）才三十幾歲，也是攬了十幾年長工的窮人，這年遭下時候，沒人僱了，回了家裏，雖有幾垧開沙地，但窮的連牛犋也立不起，村公所發救濟，他就來領糧，結果村長書記全罵他：「灰人不往起爬！」沒給一顆糧頂走了，三毛旦回去討吃也討不下，倆口子各管了各，十幾天後就餓的死在炕上了，老婆後嫁到小石窯才逃了個命。

張旺常

六十來歲，是個唱「道情」的。到這年，根本沒人寫「道情」了，他一個人出來便沒法子；討吃沒人打發，去村公所借糧，村長說：「唱戲的這人說的也好聽，你借了拿甚給還？」張旺常沒借上，肚子又餓，連個住處也沒有，在村裏東跑西串了幾天，討不下也就餓死了。

石二娃

也是個唱戲的，外路人，這年根本沒人寫戲，沒活法就討吃，一開始討的還能討下點，以後就討不下了，到村公所借糧我們照樣又是沒借給，他回去走到一個爛場面跟前走不動了，就鑽進場房裏睡下；一睡下就再沒起來，死在場房裏。

張增氣

原有二十幾垧地，幾年來因生活困苦，立不起牛犋，到這一年，只賣的留下三垧了。他也聽說我們發糧，笑嘻嘻的跑到村公所對我說：「李先生！我今年實在過不去，你們可得幫助幫助我啊！」我就說：「這些人滿是成問題，自已有東西捨不得賣，老想靠公家。」增氣子說：「李先生！我有甚賣上的？」我就說：「有地不能賣？自已的那就看成個東西，公家的那你取淨了！容易了？」增氣子哭了一聲說：「一共賣的留下三垧地啦！賣乾了怎活呀？人還死，誰能知道一天死呀兩天死了？」我就說：「好好！你那捨不得，公家還也捨不得。」村長在炕上往起一站就說：「快地（滾的意思）滾吧！不用再在這裏麻煩啦！」增氣子低下頭倒退了幾步就回去了。回去還是沒法，餓的不行！第二天他就又來懇求我：「再沒法子，就是個賣地了。村裏沒人買，李先生和村長們能不能給我想法賣一下？」我說：「當然能！「那木」（河曲口音，反正的意思）我也「不能」看着教你死！」這時候村長和書記兩個人，就悄悄的嘀咕了幾句；村長在我背上悄悄的拍了一下，我知道是他要買了；我就給往低壓價錢，本來值三石米的地，增氣子沒敢多要，只要了一石莜麥；結果我還說：「你借是「不想」賣，現在的地，那有那麼「大」的價了！」增氣子說：「依李先生是怎地個？」我說：「算上五斗吧！」增氣子說：「至少也得一石！再少就不能啦！」我當時就裝的說了句「好聽」話，朝住張天德說：「我看來，可地「說住」也得你買呀！增氣子實被沒辦法，你不「幫助」救誰幫助呀？」張天德也就假眉三道的說：「再沒法子了，真是：我不「幫助」救人家誰幫助？」說成了，我拿起筆來，拿了一張紙就給寫約，增氣子數一石，我硬給寫了七斗，以後增氣子哭上到了張天德家裝糧，張天德又扣下二斗，說是增氣子還欠他二斗舊債，結果只給了五斗。把這五斗莜麥吃完之後，在光明村再想不下一點活法了，引上老婆就逃到了背風；去了照樣沒辦法，就餓的死在背風。

張好守

一家三口，兒是在外村「繼由」（不是親生）的，老倆口待這個「繼由」的兒和親生的一樣，因為家裏窮，兒從小就給人家攬的放羊，（只賺下肚，在自已家裏吃飯）這一年時候不好，老倆口也捨不得多吃；每頓總是先讓兒吃飽後老倆口才吃。有一天當娃娃吃不下去了，就和他媽[illegible]了一[illegible]，他媽哭的說：「好娃娃啊！有好的媽還能不給你吃了」第一天起來沒吃飯，就放羊去了，午回來還是那個，這小子不了一陣，就跑到東面去了（東山上）見一走，老倆口更發慌了，整天的哭，以後竟也吃[illegible]，老婆兒餓的不行上[illegible]。以後他本[illegible]們抬出來埋了[illegible]和村長書記並在村公所大門的搗拉閒話，三個人搗拉的哈哈的，就看見「張好守家[illegible]上抬出來了，我們[illegible]議論，說：「卜吊的慣人[illegible]心上刀子，怎忍心死來了」，「那些灰人家死的也還啦。」記那溫說：「就是：卜吊的，眞狠心，心上長的甚啊！」倆人家就是這樣議論，丁沒一吃的。餓死，反過來再看看村公所的活：那一頓飯也不離肉，就殺羊，（這一年飲食缺）打己吃還不算，還得養活村長支部書記的兩個「伙計」，全抽洋烟，還全不是一[illegible]那幾顆糧食，人們一[illegible]去村公所，背去坐的人，救村內的那些地主富農，會也好，閑拉搭，也好，只要上級幹部在跟前，人家就延[illegible]的是新政權的[illegible]，也是一樣的罵，我也就跟上[illegible]。去年我擔了村長後，就跟上所那些作風，全學會了；除來照樣吃好的，最糊也吃的是撈飯豆腐菜。鄭去年冬天就辦，有天有肉，不是白麵就饃，吃豆腐還得拿油炸一下上的，幹部去了也願意在我們所吃，不到老百姓家裏去，也不說，我也就不改。去年，在一頓正吃飯時，書記對：「咱們三個人（村長書記員）一頓還吃不了三碗；咱是能多「節約」一下啊！」屁嗎，每天吃不多還不是肉了再看看窮苦抗屬和窯柴，咱在天堂，窮窯是在地獄。